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Men of Ideas

Dialogues with Fifteen Leading Philosophers

伯林 Isaiah Berlin
巴雷特 William Barrett
威廉斯 Bernard Williams
塞尔 John Searle
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泰勒 Charles Taylor
奎因顿 Anthony Quinton
爱尔 R.M.Hare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默多克 Iris Murdoch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艾耶尔 A.J.Ayer
奎因 W.V.O.Quine
普特南 Hilary Putnam
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思想家 (第二版)

与十五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

Bryan Magee

[英] 布莱恩·麦基 编

周穗明 翁寒松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Bryan Magee

[英] 布莱恩·麦基 编

思想家 (第二版)
与十五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

周穗明 翁寒松等 译 翟宏彪 校

Men
of
Idea

Dialogues with Fifteen Leading Philosoph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家:与十五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第2版/(英)麦基编;周穗明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7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126-9

I. 思… II. ①麦…②周… III. 哲学思想-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076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 数 283 千字 图字 01-99-0276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序 言

布莱恩·麦基

这本书的基础，是1975至1977年编排录制、1978年1月至4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的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主办这一系列节目的想法是奥布里·辛格（当年BBC第二电视台的管事、现在BBC电台的总经理）提出来的。当时他邀请我干这差事时，我勉强接受了。他要我制定出供审批的方案，我经过再三考虑和征询他人意见，提出了反映在现在这本书中的计划和特约撰稿人。他同意了，于是该计划开始实施。

我的目标，在于将大量新老观众变成哲学探讨的直接参与者。这就要求我将四种问题融为一体。第一，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那些著名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所做的工作为什么很重要？第二，需要介绍一下有地位的思想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语言分析学派。第三，要对哲学学科的某些相对独立的分支也做一番介绍，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等。最后，由于所有这一切只有置于哲学方面的最新发展背景下才可深刻理解，因而需要提供许多相关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在这四种问题内部，存在着已经播出的系列节目所呈现的自然逻辑联系，存在着造成各种思潮各领风骚的时代性。这四种问题之

间在时间上也交错有序，而我则遵循了这种内在规律。

当然，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当代哲学中一些最鼓舞人心的发展是那样专业技术化，以至于无法以简略的解释使在这方面没有知识准备的人释然。例如，由伦敦的迈克尔·达迈特、美国的索尔·克雷克和唐纳德·戴维森等人提出的逻辑存在方面的新见解，就是如此。另一个因素是与英国语言有关的限制。显然，一个为英国电视台编制的系列节目，需要以精到而又易于理解的英国语言完成，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几乎不可能邀请非英语世界的人士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例如，我极想邀请萨特，或许还有未亡故的海德格尔，然而语言障碍使这种愿望付诸东流。而卡尔·波普尔则由于纯粹的个人原因亦未能参加，这真令人遗憾。还有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不可能把当代哲学的所有领域囊括于这十几个讨论之中；无论我采取什么办法，都不可避免要割舍许多杰出人物和有趣著作。尽管如此，我希望还是在总体上提供了一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最重要生长领域的总画面，希望这个以观众不具备哲学知识为前提制作的节目，能在他们中引起兴趣和获得理解。

以往为 BBC 第三电台制作的相似的系列节目，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1970 年冬，这家电台广播了十三集的“与哲学家们交谈”节目。这个节目局限于英国哲学（修订了的广播稿以《现代英国哲学》为题出书），在涉及范围方面固然无法与这次电视系列节目相提并论，但它的制作为我这次工作铺平了道路，使我熟悉了播送方面的准备工作和把它修订成书的独特的工作程序。

编制电视系列节目和编制广播系列节目一样，计划中的讨论

都要事先心中有数，虽不排练，但断不能照稿宣读。编制这种节目，我都要预先就两三个可能涉猎的话题会见一些人士，讨论决定哪些是与选题有关的最重要的东西，大致确定如何运用我们的素材，以及大致确定怎样分配我们的时间。然而毫无例外地，当我们到演播室录像时，事情总是与事先的策划大相径庭——取舍问题本身又冒了出来。但尽管如此，这种工作方法毕竟使我们能在录像机前把高质量的准备与真正的活泼性、新鲜性糅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我无法想象出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探讨如此之多题材的方法；假如准备过多，节目就会流于自发，而准备过少，则会令人不甚了了。

讨论中遣词造句的随机性，意味着讨论记录不足以直接付梓成书。讨论中的语言不可能达到精确、美妙地使用语法和句法的程度，往往是信口开河，词不达意，该说的未说，不该说的老是重复，如果就这样付印成书，岂不令人厌倦。因此，我鼓励撰稿人修饰收入本书的谈话——事实上我敦促他们充分地改进原稿，改进得越多越好，以便使这本书成为独具特色、令人刮目相看的著作。所有撰稿人都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有一两位人士达到了竭尽全力的程度（当然都保持了原型的色调）。

不过，尽管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一个电视系列节目的记录，但它若离开这个系列节目毕竟无以存在。许多人认为它标志着广播电视的新发展。1978年1月20日的《时代》周刊说到，在严肃性和影响范围方面，以往所有普通电视台的工作都不能与它相比。在这个系列节目播出时，我陆续收到来信，信中有的说“终于有了一个成熟的节目”，有的说“这个电视节目恢复了我的信念”。而在一个星期以后，这涓涓细水变成了江河奔流。我希望播音负

责人对此做出认真的反思。他们最终乐意播送哲学节目，这固然令人钦佩，但我不能不说，他们这种乐意是那么迟缓，反映出一种从总体上仍然藐视“严肃的”电视节目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过去，除了教育电视以外，一般电视节目编制过与所有知识领域有关的节目，但就是惧怕编制与哲学有关的节目，他们害怕抽象的题目，怕它难以在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上完满表达。电视台人士总是问：“哲学节目在电视屏幕上能够显示些什么呢？”尽管答案十分清楚——“哲学家们的谈话”，但它与专业电视工作者们的过时信仰的冲突是如此突出，以至于他们多数人甚至难以思考它，更不用说对它做出判断了。对他们来说，电视的中心原则是：“不要讲大白话直接告诉观众什么——应当向他们显示形象化的节目。”于是，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屏幕上看到所谓“做报告的头像”的镜头，他们认为这种除了谈话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内容的节目“不是电视——只不过和无线电广播一样”。对于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来说，要想确立的个性，在其形成性格的时期，其工作人员持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电视的合理发展而言，这都是很不利的。当电视这种传播媒介逐步走向成熟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种态度了。

这种新的要求可以从“严肃的”电视节目那里广泛感觉到。例如，时事节目日益受到批评：内容过于繁杂，不能向观众显示出事件的要旨；内容又往往与观众的需求无关，以至于使他们无法理解那些问题。电视台提供给人们的是大量的动态画面——尤其是暴力画面，它只以刺激人们感官见长，却鲜有认真的分析讨论。他们有时也搞讨论，但大抵是沙龙酒吧式的废话，还有因希望在使问题简单明了的同时调动热情、产生戏剧效应而故意制造

的粗野之徒的对抗。在全部电视节目中，存在着一种将所有素材弄成消遣性内容的倾向，而正由于这一点妨碍了对引导观众的严肃性要求的形成，反过来又对这本应承担的困难工作加以拒绝。他们总是认为，一个成功的节目应当转移、排遣、挑逗、活跃，甚至直接包容观众的兴趣中心。如果你想对观众提出严肃性的课题，有人就担心这样必然会失去大多数观众。

由于这种盛行的态度，已有的分析严肃性课题的尝试，绝大多数并不是去把抽象观念诠释为栩栩如生的语言，电视上依然是画面、照片、图表、统计、活泼的漫画，甚至印刷好的书页，还伴之以令人心惊肉跳的音乐。这些做法当然不是全无效，有许多甚至还是明智的。但更多的是在貌似合理的外表下的教练员似的做法，其独创性仅仅存在于对传播媒介的操纵中，而不在于对内容要旨的处理上，因而本质上平庸不堪，沦为耍小聪明的鬼把戏。尤其是当绘制图表的人并不理解所要解释的概念内涵时，情形就更是如此。最糟的是，许多困难的概念问题根本不能用这种方法处理，于是它们遭到歪曲——尽管它们并非不适应在电视上阐发。

所有这一切就是或者主要是“避免谈话头像”信念的恶果。人类处理抽象概念的“自然”方式是交谈。坚持不用谈话方式来处理它们，就如同坚持不用数字做算术一样。做算术的数字最初诞生时是原始的、武断的，但却不啻是超越一切刚愎自用的。就电视来说，支撑其决心的错误假定是很多的，但有两点具有决定意义。第一是关于电视是一种视觉传播媒介的原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电视将影像和声音平等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结合中，它获得了无线电广播的全部能力。简单化等同的观念（电视=画

面，与此相对，无线电广播（=声音）与电视仍置身于广播电台为其广播而形成的体制中，它的发展取决于冲决广播电台的使电视遭受束缚的极端自负的组织形式有关。因此，也难怪“我们不是广播电台”这种说法时有所闻。但它导致只处理广播电台不能处理的素材的执拗倾向，而事实上撇开了它能处理的素材。这很像人类发展中的青春期反抗阶段一样，个体企望通过反抗双亲的支配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做他双亲做梦都没有想到要做的事情。这是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但这本质上是不成熟的阶段。成熟意味着在不受任何胁迫的意义上无忧无虑地与双亲共享整个世界。当电视成熟时，它就应成为声音和视觉形象内容充实、浑然一体的综合性传播媒介，以至于人们自然地觉得它的伴音内容的重要，而决不以为它主要是一种视觉传播媒介。只有幸运地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才获得了自我，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而目前只不过是依稀看到了这种实现。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隐藏在“避免谈话头像”观念背后的第二个错误假定，是对观众兴趣的错误判断。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兴趣目标是他人，而能够显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最有趣的画面乃是他人的影像——谈吐心声、开玩笑、做游戏、唱歌、跳舞，或者直接表现他的日常生活。观众极爱观看有才华的人士谈论他们的学识，以为他们收听广播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那是错误和愚钝的。一个人在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言传的，如风度和举止、面部表情的变化幅度、手势、身体活动、有形的踌躇，此外还有眼睛的传神。人们认为如果屏幕上的人物善于运用这些有形动作，观看当然比单纯收听更加迷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物比在广播中表现得更加充实和丰满，使你获得

了与此人相识的感觉，此后你真和他见面时便会一眼认出他来，而通过收音是决不会有这种效果的。再进一步看，电视讨论也是一种满足人们对各个不同领域杰出人士的好奇心的自然形式。哲学当然也不例外；杰出哲学家和政治家同样拥有大量的谈话课题，哲学界同样存在着大量奇闻轶事；其中有些（如以赛亚·伯林其人）既可作为研究课题，又可作为小说题材。

所以，我希望作为这本书的蓝本的电视系列节目的制作，为传播媒介的未来贡献出微薄力量，希望对它的热情收看将有助于推动抽象、困难的课题的节目的制作。

目 录

序言	布莱恩·麦基	1
一、哲学引论		
…… 英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以赛亚·伯林		1
二、查尔斯·泰勒谈马克思主义哲学		
…… 加拿大麦克基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泰勒		41
三、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		
…… 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哲学教授赫伯特·马尔库塞		60
四、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		
……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威廉·巴雷特		79
五、维特根斯坦的两种哲学		
……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安东尼·奎因顿		109
六、逻辑实证主义及其遗产		
…… 牛津大学逻辑学教授 A.J. 艾耶尔勋爵		133
七、语言学哲学的魅力		
…… 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伯纳德·威廉斯		156
八、道德哲学		
…… 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 R.M. 爱尔		176
九、奎因的思想		
……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W.V. 奎因		202
十、语言哲学		
……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哲学教授约翰·塞尔		218

思想家

十一、乔姆斯基的思想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教授诺曼·乔姆斯基 246

十二、科学哲学

……………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希拉利·普特南 275

十三、哲学与政治

…………… 牛津大学法学教授罗纳德·德沃金 297

十四、哲学与文学

…………… 前牛津大学圣·安学院研究员艾丽斯·默多克 326

十五、哲学：社会背景

…………… 伦敦经济学院专长于社会学的哲学教授欧内斯特·盖尔纳 359

进一步阅读建议…………… 377

附录：中英人名对照表…………… 391

译后记…………… 394

再版后记…………… 396

一、哲学引论

——与以赛亚·伯林的对话

引 言

麦基：

在开始这个系列讨论节目的时候，作为入门的先导，我想提出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应该对哲学感兴趣？哲学的重要性何在？究竟什么是哲学？

这次我邀请来同我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是国际知名人士以赛亚·伯林爵士。他是英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尤其以其对思想史的知识而著称。

讨 论

麦基：

假如有人一直未能自发地对哲学产生兴趣，而他所受的教育也没有引发他对哲学的兴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来促使他对哲学产生兴趣呢？

伯林：

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趣的。它们涉及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些作为许多寻常信念的基础的假设。人们一般是不希望别人过多地对他们假定的东西刨根问底的——如果他们非得去考察自己的信念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们就会感到很不自在——而事实上，造成大量寻常意义上的常识信念的假定前提，恰好就是哲学分析的课题。如果对这些假定前提作批判的考察，结果就会发现，它们有时远远不如看上去那样可靠；它们或明或暗的意义，也远远不如初看上去那样明确。而哲学家们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认识。

麦基：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漫无止境地去追究我们假定的东西，一旦追过了头，我们都会起而拒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伯林：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过多地被人分析——不喜欢被人刨出根底再用放大镜去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行动本身的需要排斥了这种情况。例如你正在积极地从事某种形式的生活，而有人却不断问你：“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你敢肯定自己追寻的目标是正确的吗？你确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会违背你自谓信奉的道德规范、原则和理想吗？你能肯定你的某些价值观念不是自相矛盾的吗？你敢向自己承认这些矛盾吗？当你遇到某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时，你有时是不是会被这种局面弄得眼花缭乱，以至于转移自己的视线，试图把责任从自己身上转嫁给某些比你力大势强的方面——如国家、教堂、阶级，或者你所隶属的某个集团去呢？或者，转嫁给普通人、正派人所信奉的一般道德准则？难

道你就不该自己去把这个问题想透吗？”当你听到这些提问而又想不出答案时，不仅你的行动将会受阻，甚至最终还会使你无所作为。这类问题提得过多，只能使人厌烦，使人沮丧，当然就会受到抵抗了。

受柏拉图影响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然而，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件，那就没有行动的人了。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提出上述恼人的问题并对问题的答案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发挥着绝对的核心作用。这种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通常都不多见。当他们系统从事这种活动并使用同样可以受到别人批判检验的合理方法时，他们便被称之为哲学家了。

麦基：

你能举出几个必须进行质疑的假定前提吗？

伯林：

《柏拉图对话集》是论述最终价值——即对传统世故提出质疑的最早和最丰富的泉源。每一个好的哲学家都是传统观念的挑战

者。你可以从关心这类问题的作家们的小说和剧本中发现这样的例子。例如易卜生的剧本中的主人公；屠格涅夫的《前夜》；还有E.M.福斯特的《最长的旅行》。不过现代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命运却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如对自由，对平等的论述（世界现在充满了这种议论）。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独立宣言。我无法逐字引述……

麦基：

“我们宣告下述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伯林：

谢谢你。我们就来谈谈权利。什么叫权利？假如你在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究竟什么叫作权利，他会被难住的，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可能知道什么叫践踏别人的权利；或者知道他自己的这种或那种权利被别人所剥夺，所无视，但那种被破坏、被无端剥夺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某种与生俱来、因循承袭的东西呢？它是不是某种打在你身上的印记？或是人的某种基本特性？或是某人给予你的东西？如果是，是谁？通过什么程序？权利可以被授予吗？可以被收回吗？由谁来予夺？他又根据什么？是否存在可以授予和取消其他权利的权利？这种权利又意味着什么？权利可以丧失吗？是否存在某些固有于你的天性中的权利——那些据以思维，据以呼吸，据以作出选择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天赋权利？如果是，“天”字在这里又作何解释？你又怎样知道天赋权利包括哪些内容？

关于权利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以大谈特谈权利

问题的 17 世纪为例。当时，英国正处于内战时期，矛盾的一个要点，就是围绕是否存在君权神授这一问题展开的。现在我们当然不信这一套了，但当时有些人肯定是相信这一点的。他们认为，国王是由上帝赋予了特殊权利的天子人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神学家或诗人臆造出来的神话，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们是怎样展开争论的？双方提出了什么论点？其中哪些论点是令人信服的？17 世纪末有一位法国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法国国王想把某些臣民转让给英国国王，那这些被转让的臣民将会作何感想呢？他实际上想说的是：感想并不是这些臣民所能为之事，他们所能为者无非就是服从；他们是臣子，君王对于臣民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如果允许臣子去思考、甚至怀疑君王的圣谕，这本身就几近于亵渎神明了。不错，我们不赞成此说，但当时许多拥戴等级制的人是接受这一点的，他们认为不仅物质世界，就连精神世界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每一个人在这个等级世界中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并且必须按照他在巨大的社会金字塔中所处地位的要求来履行其职责。这就是几百年来人们信奉的东西。后来出现了一些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想家，他们宣称根本不存在这种天赋等级，人是平等的；他们生而同形，并都被赋予某些自然的需要、能力和欲望，都拥有某些无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就这些权利而言，他们是平等的。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在这种类型的争论中，所涉双方提出的各种论点，都是哲学的当然课题。还有哪种学科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人们长期以来深感关切的原则问题，是一些多次引发了流血战争和暴力革命的问题。